



THE JIN PENG GUAN

这是一个穿越与反穿越的故事。

『金屋藏娇』易主，刘彻失宠被废，反穿越联盟成员穿越千年，只为扭转历史。

这是一场穿越者之间的殊死较量，是谍战，更是情爱的考验。

当费尽心思让历史回归之后，他们的心又该如何选择？

谁主金屋

上

同生共死易，生离死别难。

孤铎·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SHUJIZHU
JINWU

谁主金屋

孤钵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 上 •

引 子	 1
第一章 反穿越任务	 3
第二章 混乱的历史	 8
第三章 小乞儿的身世	 15
第四章 穿越组成员	 22
第五章 原来是女人	 30
第六章 太子是刘荣	 35
第七章 未央宫认亲	 43
第八章 谷雨小翁主	 49
第九章 此间的少年	 54
第十章 未老的君心	 61
第十一章 桃花实难画	 68
第十二章 何时情根种	 76
第十三章 但愿不后悔	 83
第十四章 灼灼桃之夭	 91
第十五章 螳螂欲捕蝉	 99
第十六章 赐我后悔药	 107
第十七章 谁是毒蝎子	 116
第十八章 华灯始初上	 122



第十九章	焉知鱼之乐	… 129
第二十章	强大的刺客	… 136
第二十一章	零陵熏人醉	… 143
第二十二章	红娘要坚持	… 152
第二十三章	害人反累己	… 159
第二十四章	金船江中行	… 167
第二十五章	永远有多远	… 173
第二十六章	一切又重来	… 181
第二十七章	骑奴名卫青	… 189
第二十八章	重逢非故人	… 195
第二十九章	好事须逢三	… 202
第三十章	将军心上人	… 210
第三十一章	赐名为谷雨	… 218
第三十二章	初见卫子夫	… 225
第三十三章	平阳府新客	… 232
第三十四章	阿房台献歌	… 239
第三十五章	簾坝两相和	… 247
第三十六章	幕后有军师	… 257
第三十七章	即贵无相忘	… 264



目 录

• 下 •

第三十八章	三人夜游湖	… 275
第三十九章	生离死别难	… 283
第四十章	梦中那条路	… 293
第四十一章	其实放不下	… 301
第四十二章	往事可回首	… 309
第四十三章	皇上也吃醋	… 315
第四十四章	清冷苑会师	… 324
第四十五章	真正喜欢的	… 331
第四十六章	该死的历史	… 337
第四十七章	难辨爱与恨	… 343
第四十八章	今日窦太主	… 349
第四十九章	侯府有董偃	… 356
第五十章	窦家风波起	… 362
第五十一章	神秘黑衣人	… 369
第五十二章	还你那一箭	… 376
第五十三章	放不下的温柔	… 382
第五十四章	莲叶何田田	… 390
第五十五章	谁识谁真心	… 398
第五十六章	两人的约定	… 405

第五十七章	皇家亲情浅	... 416
第五十八章	因要画得静	... 423
第五十九章	董偃与主上	... 433
第六十章	马背换骑手	... 439
第六十一章	单于伊稚斜	... 448
第六十二章	反目已成仇	... 454
第六十三章	谁在通缉谁	... 461
第六十四章	相逢恍如梦	... 469
第六十五章	铁索桥未寒	... 476
第六十六章	只为留下你	... 482
第六十七章	谁是穿越者	... 488
第六十八章	长门锁桃花	... 496
第六十九章	可怕的真相	... 504
第七十章	心中的天平	... 511
第七十一章	原来就是他	... 520
第七十二章	算计你的心	... 528
第七十三章	生死亦相随	... 533
尾 声		5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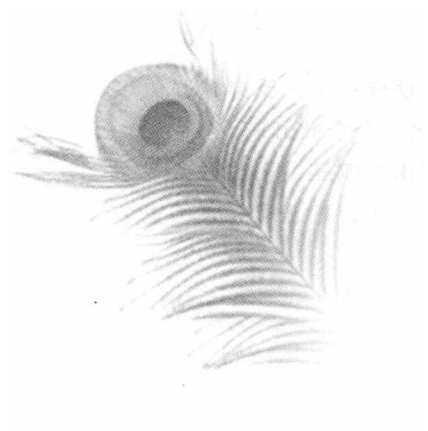


谷雨，是反穿越联盟中国站的一名新成员。

“反穿越联盟”是联合国针对越来越多的穿越者穿越回古代而成立的联盟。这些穿越者或恶意、或无意地更改了既定的历史，造成了多多少少的偏差。当偏差违背真正的历史太多时，真实世界将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那么，基于过去的历史而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将荡然无存。

为了不让历史误入歧途，为了保住人类赖以生存的现代社会，反穿越联盟的成员们只有穿越时空，战斗在各个朝代，把那些穿越者一个个揪出来。

如今，反穿越联盟监测到汉朝初期的历史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于是派遣了包括谷雨在内的三名成员前往汉初了解情况，进而修正历史，把恶意篡改历史的穿越者捉回现代。



第一章

反穿越任务



好冷！好冷！

一阵彻骨的寒意让谷雨的意识渐渐恢复过来，她努力睁开眼。率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蔚蓝的天空，相比于二十一世纪灰蒙蒙的天空来说，这样清澈透亮、一尘不染的蓝天，只瞧一眼就让人心情愉快。

“太棒了，成功啦！”谷雨高兴得差点就要欢呼出声。作为反穿越联盟组的一员，她的任务是回到古代揪出那些破坏历史的穿越者，拨乱反正。今天是她第一次执行任务，没想到真的能够这么顺利就穿越过来了。

一想到即将开始的古代生涯，谷雨的兴致顿时高昂起来。她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咯咯地笑了起来。笑了两声，谷雨忽而意识到自己的笑声十分陌生，她安慰自己，毕竟自己只是灵魂穿越，随机占据了一具刚死的尸体，陌生人的声音听起来当然会觉得很陌生。

可是，好像不只是陌生，这声音还有点不大正常，有些稚嫩，又有点沙哑，怎么有点像是男孩变声时期的声音？

这样一想，谷雨不禁吓了一跳，难不成自己穿越成大男孩了？！她猛地跳起来，低头一看，只见全身上下都是一片片脏兮兮的碎布，就像一条黑不溜秋的脏泥鳅，显然自己穿越到了一个刚刚饿死的乞丐身上。

谷雨揉了揉肚子，隐隐地听到肚子发出咕咕的声音，她站直了身子，这才注意到自己赤着的双足又红又肿，看来这副身躯的主人生前混得还真是够惨的。

她忽然想到还没确定这具身体的性别呢，尽管只是临时征用，但她还是比

较倾向于自己是个女性。

于是，谷雨四处张望了一下，眼见得四下无人，前边正巧有一处高墙。谷雨一咬牙，迈着又红又肿的双足，奔到那墙根之下，想要偷偷看看自己到底是男是女，哪知道双手才刚刚碰到下边破破烂烂、找不到开口的短裤，就听见背后传来一声狮子吼：“臭乞儿，竟敢在这里撒尿！”

谷雨被这突如其来的暴喝吓了一跳，一回头只见一个凶神恶煞的大汉朝自己冲来，一边扬着拳头，一边怒吼：“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

谷雨哪里还敢停留，撒开脚丫子就跑。大汉身材臃肿，不似谷雨一般灵活，眼瞅着追不上，俯下身拾起一块大石头，就朝谷雨掷过去，“又是你这个疯乞儿！你居然还没死，看我不打死你！打死你！”

几块大石头与谷雨擦身而过，幸而她还算敏捷，眼瞅着前边是一片树林，谷雨一路狂奔，迅速地冲进林子，大汉在背后的叫骂声离她越来越远……

确信大汉没有追上来后，谷雨这才松了一口气，渐渐放慢了脚步。一想到再慢半拍就要被打得头破血流，谷雨这心里就忍不住埋怨起来——穿成什么不好，穿成一个人人喊打的臭乞丐，连吃饭的事都解决不了，还怎么完成任务？

她一边揉了揉她的辘辘饥肠，一边愤愤地想着，回现代后非得向领导提意见不可！以后坚决不穿成乞丐！

谷雨穿过一片树林，转瞬间就来到了喧闹的大街市。

鳞次栉比的商铺像麻将牌一样工整地码在街道的两侧，一条条经纬分明、笔直悠长的街道，一直延伸到视线的尽头，让人看不见两端。

街上人流熙熙攘攘、络绎不绝。谷雨在叫卖吆喝声中穿梭着，看着这热闹非凡的街市，尤其是那些卖各色糕点小吃的小摊贩，急于解决温饱问题的谷雨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汉朝的市肆果然非比寻常啊！

一阵肉香远远地飘了过来，谷雨一下子就捕捉到了，眼睛如饿狼般盯着那家炙肉的铺子。只瞧见烟雾缭绕处，一个大胡子正不停地翻腾着手上的大把肉串。

谷雨觉得肚子更饿了，可恨自己偏偏是个乞丐。她咬着薄唇，拖着两条无力的腿，不由自主地朝炙肉铺走去。

炙肉铺的老板正忙乎得热火朝天，冷不丁发现自己的店门口站着一个邋遢的小乞丐，忍不住皱了皱眉头，“让开让开，别挡住生意！”

谷雨想不到自己也有被人嫌弃的一天，刚要挪开脚步，哪知道双腿却有些不听使唤，开口就用一种乞求的口气说道：“我给你洗碗帮工，行不？”

炙肉铺的老板一下子笑了，他还从来没碰到过主动要求帮工做活的乞丐，看着脏兮兮的谷雨，倒不似之前那么厌恶了，“去，去，你洗碗？谁还敢吃？”

谷雨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子，瞧一眼就觉得浑身都痒，自己看了都吃不下饭，何况别人。谷雨不禁有些垂头丧气。那炙肉铺的老板同情心忽起，手一扬，一串肉就朝谷雨飞去，“嗟，给你！”

谷雨眼疾手快，一把捉住了那串肉，心情顿时变好。正要一口咬下去，忽然一阵狂风刮过，谷雨只觉得眼睛一花，身子被人剧烈地一撞，整个人就向后摔去，重重地跌倒在地。

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手中的一串烤肉已经掉在了地上，掩埋在尘土里。

谷雨简直是气不打一处来，刚刚分泌出的唾液又被她硬生生地吞了回去。她猛地回头，倒要看看是谁这么莽撞。可这一回头却吓了一跳，刚才还齐齐整整的市肆，现在已经乱哄哄的，地上一片狼藉，满大街的人摔倒的摔倒、捡东西的捡东西。

她再仰起头，才发现街市上不知何时已经多了几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兵士。这些兵士个个张牙舞爪，对准地上还没来得及爬起来的百姓随手就是一鞭，更有甚者，直接骑马跨过，霎时间，哀号声、喊叫声使得整个市肆更加混乱。

谷雨扬着头茫然地看着嚣张跋扈的骑兵，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双腿就感觉到一股火辣辣的疼。谷雨“哎哟”叫了一声，再一抬头只见又一道黑鞭朝自己劈来，她下意识地往后挪了两步，但那道鞭子还是重重地落在了她的小腿上，这一次力道更足，让谷雨差点没痛得掉下眼泪来。

背后的炙肉铺老板见谷雨被打，好心说道：“赶紧让开，要不然够你受的！”

谷雨恨恨地咬着牙，只见骑兵们把街道上的行人全部都赶到了两侧之后，街道口才有一辆马车缓缓地驶了进来。谷雨这才明白，骑兵是为这辆马车清理道路的。

什么人如此骄横无理？谷雨倒是要见识见识了。

马车就在炙肉铺的旁边停下，守卫在马车旁边的一个骑兵跳下马，躬身撩起车帘，从马车内走出一个穿着宽大红袍的男子。

谷雨伸长脖子瞧那男子，要不是他的外袍将胸前平坦却又白皙的皮肤暴露出来，她差点就以为那是个女子，而且还是个十分妖媚的女子。

红袍男子踏着一双木屐，从车上下来的时候，红袍被风吹起，这一大片红色在阳光下显得有些刺眼。他的腰间还佩着一大串环佩，走动的时候，环佩叮咚响，倒也十分好听。

男子伸手捋了捋自己散着的长发。谷雨背着光才看清他的样貌，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确实是有些妖艳；再看他的手，腕白肌红，刚才捋长发

的动作，实在让人分不清他到底是男是女。

只是无论是男是女，都不得不承认，这个红袍男还是颇有几分令人怦然心动的妖娆，一种无关男女的美感倒是他身上体现无遗。

谷雨眼见得红袍男朝自己所在的方向走来，几个兵士赶在他前边，挥动着手中长长的马鞭，一边在口中嚷嚷着“让开！让开！”，一边毫不留情地就挥向人群，替红袍男开道。

狼狈不堪的人们，还没来得及从地上站起就连滚带爬地往旁边散去。谷雨避无可避，只得把身子缩进了身后的炙肉铺。炙肉铺的老板正在把刚刚烤好的肉串往后挪，生怕那些人的鞭子挥过来，生意就全毁了。

眼瞅着红袍男进了炙肉铺旁边的一家大铺子，炙肉铺的老板才长舒了一口气，“谢天谢地，手脚再慢一点，我的肉可都白炙了。”

谷雨一直斜睨着外头，除了替红袍男挥鞭子开道的几个兵士，马车周围还另有十几个骑兵，她心里有些好奇，看来此人有些来头，就不知道他是谁。

“拿去吧，别看地上的那串了。嘿，你要是跑出去，估计得把你打得只剩下半条命。”炙肉铺的老板还以为谷雨是盯着外边掉在地上的一串肉发呆，同情地又递给谷雨一串肉。

谷雨尴尬地接住，小声地问道：“那个人是谁啊？竟然有这么大的威风！”

店主自得地笑了笑，显然为自己知道些许秘闻而十分得意，“你个小乞儿知道什么！”他按捺不住，居然不嫌弃谷雨浑身上下都是脏兮兮的，凑到她耳边小声道，“他是太子殿下最喜欢的宠臣。你知道啥是宠臣不？”

谷雨故作茫然地摇了摇头，店主继续卖弄道：“就是男宠啊，就是在男人和男人之间充当女人，做男女……喂，你知道男女是怎么回事吗？”

没等谷雨点头或摇头，店主就颇觉得有些无趣了。眼前这乞丐不过是个十三岁左右的少年，若是富家公子也就罢了，他一个臭乞儿能知道什么男女之事，只怕男人和女人有什么区别，他都说不上来。

店主撇了撇嘴，“跟你说你也不懂。总之，你记住以后瞧见韩大人的车就绕远点，就你这样子，嘿，若遇上他心情不好，你可就倒大霉喽！”

“韩大人？”谷雨心中一动，太子殿下的宠臣？她蓦地想起红袍男是谁了。历史上的确有这么一个名叫韩嫣的男宠，与刘彻同榻同卧，仗着刘彻对他的恩宠，十分骄纵，目无法纪，蛮横无理。只是他虽然盛宠，但却因为太过骄纵，得罪人太多，在刘彻登基后不久，太后就逼迫韩嫣自杀了。如此说来眼前这个红袍男应该就是韩嫣无疑。

谷雨忍不住又向外伸长了脖子，这才发现韩嫣进的那家店有一面鲜艳的旗帜挑在外头，上面写着大大的两个字——燕脂。

燕脂也就是胭脂，原来韩嫣进的店是卖胭脂水粉的。店主也顺着谷雨视线看去，一边啧啧惋叹，“可惜了，爹娘好容易生出来，却成了一个不男不女的人。”他声音极低，就只谷雨一个人能听见。谷雨对韩嫣是什么样的人倒没什么兴趣，她感兴趣的是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偏差。

谷雨粗略地瞧了一眼后，就韩嫣之事，旁敲侧击地问道：“那太子殿下几岁了啊？他难道没有娶女人？”

店主干笑了两声，“太子啊，二十好几了吧。”

“二十好几?! 你确定你没记错?” 谷雨对店主的回答怀有百分之两百的疑惑。

“这怎么会记错! 太子这个月就要大婚了。到时候皇上要大赦天下，我怎么会记错!” 店主横了谷雨一眼，想着自己居然被一个小乞丐质疑，颇有几分不满。

谷雨将信将疑，心里乱成了一锅粥。

她在现代的时候，联盟只知道汉朝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但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偏差，却不是仪器可以监测出来的，需要派遣联盟成员去实地考察。

历史上，刘彻应该是在十五岁的时候登基当皇帝的，可是店主却说太子已经二十多岁了。难道说汉朝的偏差就出在这儿？

“怎么会二十多岁还在做太子呢？”谷雨喃喃自语。旁边的店主看了一眼有点怪异的谷雨，对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他总不能用“皇上没死，他当然得做太子”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来跟一个乞丐解释吧。

谷雨也意识到自己的问话是废话，只得换了个角度解释，“我的意思是他怎么这么大了才娶女人，俺爹说他娶俺娘的时候才十几岁哩。”

店主哭笑不得地看了谷雨一眼，“你一个小乞儿懂什么？你爹能跟太子比吗？能比吗？再说了，太子年轻的时候，就说过要金屋藏娇，全天下都知道太子的心意，太子就等着有这么一天迎娶阿娇小姐，就算二十好几了，可人家愿意等着，你不懂的。”

谷雨诺诺地点着头，心里又是一团迷糊，作为太子的刘彻最近就要迎娶阿娇了吗？金屋藏娇，小表弟娶小表姐，除了刘彻的年纪和历史上的不符，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啊。

正想着，红袍男韩嫣已经从店铺内走了出来，木屐声声响，悦耳却又显得有些焦躁，只见他手一起，就将什么东西抛向站在炙肉铺旁边的骑兵。那骑兵微微走神，待他反应过来，正要伸手去接的时候，那东西已经咣的一声摔在了地上。

谷雨定睛一看，只见一盒鲜红的胭脂摔成了碎块，散落了一地。

第二章

混乱的历史



韩嫣斜睨了马上的骑兵一眼，不满地冷哼了一声，“心不在焉的，太子殿下就是让你们这样跟着我的？”

骑兵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伏倒在地，口中喊着该死。

韩嫣懒得看骑兵，搭着一个家奴的手一边上马车，一边回头看向骑兵，“还不捡起来？这盒燕脂是给陈小姐大婚的时候用的，太子最喜欢这种香味。”

这句话让旁边还没来得及走开的百姓们都忍不住互看了一眼。谷雨也觉得好笑，怎么听韩嫣的语气倒像他才是正牌夫人，阿娇则是太子纳的小妾啊。

“这……属下这就再去买一盒。”

旁边的家奴瞧着散落了一地的燕脂，这还怎么用？他都不禁怀疑韩嫣是不是故意扔到地上的。

韩嫣冷笑了一声，不再理会那骑士，踏上马车，对身旁的家奴说道：“走吧，栗皇后还等着我给她逗乐呢！”

“什么？栗？”炙肉铺里的谷雨本来看热闹看得正高兴，猛地听到韩嫣的话，反应过来立即就觉得浑身冰凉，她看向旁边的店主，声音都有些变了，“他刚刚说什么？栗——皇后？哪个栗？”

店主看着色变的谷雨摇了摇头，“还能是什么栗？栗树的栗。噫！你这乞儿，真是要命！要是饿了就吃呗，别听到能吃的东西就这副德性。”他还当谷雨是听到“栗”字，想到了栗子，所以变了脸色。

可是谷雨的目光却更加呆滞了。栗皇后？汉景帝什么时候有过姓栗的皇后？

刚才店主告诉谷雨太子要大婚，又说出了“金屋藏娇”的典故，谷雨轻而易举地就推算出现在是汉景帝的年景，也就是刘彻老爸刘启当皇帝的时候。

可是历史上的刘启有过薄皇后、有过王皇后，却从来没听说他有什么栗皇后。虽然刘启曾经有过一个宠爱的妃子栗姬，甚至把她生下的长子刘荣立为太子，但最后却还是在馆陶公主刘嫖的怂恿挑拨之下，废了刘荣，改立王美人所生的、时年七岁的刘彻为太子，那栗姬则是直接被打入了冷宫。

而现在，皇后居然姓栗？难道就是那个栗姬？她都已经是皇后了，那么太子又是谁？又能是谁？

谷雨揉了揉脏兮兮的自己，忽然明白过来历史发生了怎样的偏差。

如果栗姬是皇后，太子自然是她亲生的刘荣。按年龄算，他十来岁当上太子，现在二十几岁，年龄上倒也正好对上。也就是说十年前就该被废掉的太子刘荣非但没有被废除，还混得如鱼得水、风生水起，甚至把本该和刘彻结婚的阿娇都骗上手，要成为他的新娘了？

我的天！这偏差也太大了点吧！谷雨说不出是紧张还是兴奋，一想到刘荣要是登基为帝，要是真的把阿娇娶进门，那还有刘彻什么事？历史上还能有汉武帝吗？她拍了拍胸脯，一边给自己打气，一边提醒着自己得快点和其他同事联系上，赶紧想出对策，万万不能让阿娇嫁给了别人。

哪知道她刚才太激动，问“栗”字的时候声音太大，把好些人的目光都吸引过来了，就连原本已经把头伸进车内的韩嫣又重新站直了身子，望向谷雨。

韩嫣看清是一个乞丐，冷哼了一声，正要回车内，一个瘦瘦的家仆却一下子蹿到谷雨跟前，回头对韩嫣说道：“大人，就是这个傻乞儿老是在府边屙尿！刚才李管家怎么逮都没逮住他！”

谷雨正沉浸在思考中，万万没有想到厄运会突然之间光顾到自己头上。谷雨茫然地看着那个家仆，等到她理解了家仆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已经为时晚矣，一条长鞭早就向她劈来，她根本来不及躲避，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鞭子。

她也来不及埋怨这副身躯的主人，便“哎哟”地大叫了一声，手中的肉串应声落地。

家仆刚才抢过骑兵手中的长鞭，挥向谷雨，一击得逞，听得谷雨的惨叫，觉得满足，“跑啊！这次我看你往哪里跑？臭乞儿，看你以后还敢不敢随地屙尿！”

此时谷雨正站在炙肉铺中，门口狭窄，又被韩嫣的家奴堵住了出路，还真是无处可逃。谷雨捂了捂手臂，火辣辣的疼，虽说不是她的肉身不心疼，但现在她却能清楚地感受到长鞭带来的痛楚，要她再挨这人的一鞭子，她可不干。

谷雨正想着该怎么避开韩嫣家奴的第二鞭，家奴挥出的长鞭忽地定格于空中，只见一个身着铠甲、头戴武弁的男子伸手拽住了家奴，皱着眉说道：“既然是个傻子，做事都是无心的，你又何必赶尽杀绝，把他赶走不就行了？”

谷雨抬起头看着那男子，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英雄救美？她忍不住多看了男子两眼，看年纪应该是二十几岁，一张标准的国字脸，刚毅而坚韧，眉毛又黑又粗，鼻梁高挺，长得虽然不够英俊，但却充满了正义感，再配上魁梧的身材、一脸正气的面孔，让谷雨心中一动，只觉得能从他的身上找到一丝安全感。

“这……”家奴的手被人擒住，一时挥不出去，只得对男子说道，“公孙大人，傻子不狠狠地打，岂能知晓事情？要我说，这种乞儿，尤其是疯傻的乞儿，就该直接打死，省得污了人眼。”

“傻子怎么了，傻子就不是人吗？就可以随便杀了？”男子听了家奴的话，顿时火冒三丈，眉毛都要竖起来了。

谷雨愣愣地站在当场，不明白这位公孙大人怎么这么有正义感，居然对这么邋遢的她都心生怜悯了。谷雨还没明白过来，那男子已狠狠地丢开家奴的手臂，奔到她身旁一把拽住她，这就要把她拉走。

韩嫣凤眼微眯，看向男子，冷笑道：“公孙贺，你这是做什么？别忘了，你可是太子舍人，太子命你护卫我周全，你怎么倒保护起别人来了？”

自始至终，韩嫣的视线就没有在谷雨身上停留片刻，仿佛多瞧乞丐一眼，就会让他的眼睛多受一分荼毒。

谷雨抬起头看着比她高两个头的公孙贺，只见他眉头深皱，捉住她胳膊的手不禁松了松。

公孙贺？熟知历史的谷雨自然知道。他曾七次出任将军，两次封侯，官拜丞相，年轻时就屡立战功，算得上是汉武帝刘彻的得意将领。

公孙贺听了韩嫣的话，微微有些踌躇，终于松开手，走到韩嫣身边，拱手道：“韩大人，在下的职责是护卫大人，并奉太子之命为大人处理一些小事。这些乞儿贱民冲撞了大人的确该罚。只不过韩大人深受太子器重，品质高洁，自然不会与这帮贱民计较。更何况太子殿下大婚将至，大人替太子先行送喜施恩，放他们一马，既是替太子施恩，也免得那些血肉模糊的样子污了大人的眼睛，岂不是一桩美事？”

韩嫣轻巧地笑了，“替太子施恩？”他瞥了公孙贺一眼，“太子说你稳重会办事，我看你是会说话才对。也好，韩嫣今天就替太子施恩，放他一马。不过，可不要让我再瞧见他了！”

韩嫣说话的时候，声音如同唱昆曲的小生，缠绵婉转，温柔悠长，要不是声音中还夹杂着一些男子的粗音，谷雨还真以为他是个女子。

“诺！在下这就把他送出长安。”公孙贺松了一口气，目送着韩嫣进了马车，嘱咐其他人先把韩嫣送进宫，自己则一手拉住谷雨，一手拽着马往相反的方向走去。

谷雨莫名其妙地被公孙贺拉着出了市肆，正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公孙贺已经掏出一个布袋，递到谷雨手上，“小兄弟，这些银钱你拿去，赶紧离开长安。”

离开长安？我事还没办完呢，你以为我不想离开？谷雨没吭声，公孙贺忽然反应过来，会心一笑，自言自语道：“是了，给你钱，你也不知道怎么用。”

他一转头又往市肆里跑，再过来的时候，手上捧了一大包的蒸饼、胡饼，一把塞到谷雨手上，“拿着！够你吃好些日子了。我送你出城去。”

谷雨脸一黑，这个公孙贺还真把她当成傻子了，买这么多饼给她，她虽然很饿，但也吃不了这么多饼啊。

“大哥，我要不了这么多。”谷雨拿起一块夹了肉和菜的饼，毫不客气地塞进口中。

公孙贺牵着马的身子一滞，扭转头来看着谷雨，情不自禁地把手搭在谷雨脏兮兮的肩膀上，“你叫我什么？”

此时的公孙贺双眸中忽然闪现精光，让谷雨吓了一跳。她只得装出一副憨憨的样子，用她那沙哑的嗓子又喊了一声：“大……大哥，嘿嘿，大哥。”

公孙贺的双眼隐隐泛着泪光，目不转睛地盯着谷雨，居然应了一声，似是沉浸在自己的遐想中，“像……像，好弟弟。”他说着一把把谷雨搂在怀里，那硬硬的甲冑直让谷雨觉得硌得慌，半块还没有嚼烂的饼子正噎在谷雨喉中，她顿时剧烈地咳嗽起来。

公孙贺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连忙松开手向谷雨歉然笑道：“抱歉，一下子把你看成我弟弟了。他也跟你一样，不过已经不在……”说到此，公孙贺的声音变得有些苦涩，他看着狼狈不堪的谷雨，“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你也听不懂。”

公孙贺听了韩嫣家奴的话，早已经先入为主地把谷雨当成傻子，再加上谷雨的表现怎么看都有点痴呆和莽撞，更是认定了他是个傻子。眼瞧着谷雨还在那儿咳嗽，公孙贺忍不住去帮他拍背，“别噎着，别噎着，吃慢点。”

谷雨心想我长这么大还没被人怀疑过智商有问题，心中忿然，但瞧见公孙贺毫不嫌弃她，还过来帮她捶背，想着他刚才说的话，心念一动，恍然大悟：估计公孙贺曾经有个傻子弟弟，而且他还很疼爱这个弟弟，但是最后这个傻子弟弟死了，公孙贺无限缅怀，当听到韩嫣家奴说自己是傻子的时候，就一下子起了同情心，救下自己。

谷雨看着头戴武弁大冠的公孙贺，心想刚才韩嫣说他是太子舍人对吧？太